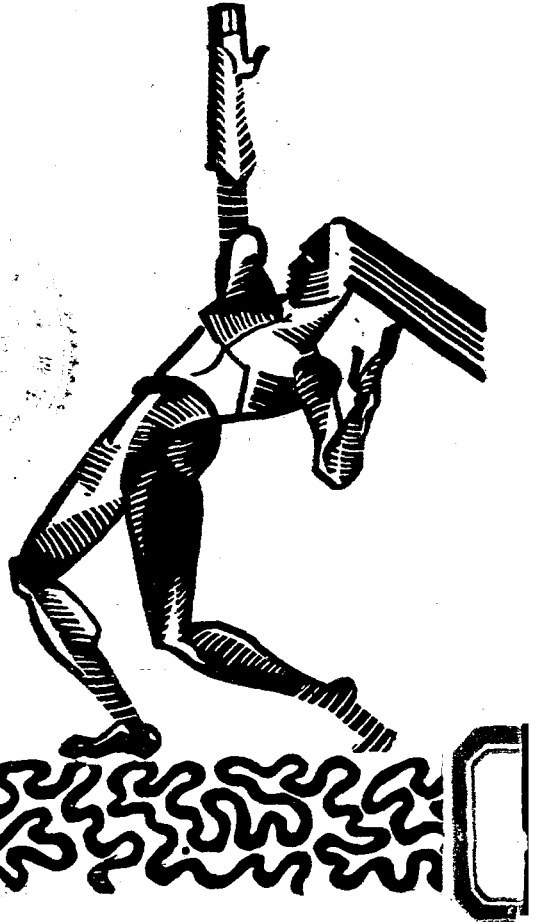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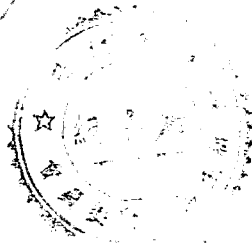


1493

家險目的与鎖鑰封

著等仁聚

1697



目次

| | |
|---------------|---------|
| 女游擊隊員..... | 天戈(三) |
| 在敵人底鐵蹄下..... | 周嘉榮(九) |
| 探辦軍米的奸細..... | 郁也(一三) |
| 鬼子來了..... | 藍水(二〇) |
| 爲祖國飛行..... | 江舟(二三) |
| 淪陷前夜..... | 張文狄(二八) |
| 封鎖線上的冒險家..... | 聚仁(三二) |
| 地下工作..... | 顧執中(三八) |
| 帝國的黃昏..... | 韓北屏(四六) |
| 良民證..... | 高鳴球(五〇) |
| 敵寇暴行錄..... | 巴令(五六) |
| 活地獄..... | 黃冕(六一) |

女游擊隊員

在敵人的鐵蹄下，

沒有自由，

更沒有真理；

有的是：

殺，殺，殺！

然而人是殺不完的，

活的人可以繼續奮鬥，

從奮鬥中去求得真理。

新陞，在戰前雖然夠不上模範鄉的榮譽，但是一般鄉民們的地方自治能力確會是遠近聞名的，只要看上面的一首淪陷後的流傳在民間的祕密歌聲，就可以理解新陞的人民們是怎麼地有組織，毅力，愛國精神。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一日上午七點鐘左右，鬼子兵果然駕到了，這時候鎮上已經沒有防軍駐紮，祇是剩有幾個傷兵還沒有離去，但是日寇一到，便把鎮東廟呀，民房呀，燒得個精光大吉。



(南)



現在，卮子裏冷靜靜地沒有了昔日的朝氣，因為男子們都去當游擊隊了，剩下的祇是一些娘兒們，年老的以及那許小孩子們。

「新騰憲兵隊本部」的一方木質招牌掛在卮上少有的，獨一無二的在上海做顏料生意的王老關的一座花園洋房門口。打這兒走過的人，都會退避三舍地伸伸舌頭，大家都有這末樣的一個同感：不知這間房子上樑的一天是個什麼日子，也許是什麼大凶日，過去王老關是個大地痞，欺榨，剝削，橫行不法；現在是日寇，擄劫，姦淫，殺人，放火！

憲兵隊長山田弘一，是個急色兒，別的事可以緩辦一步，唯獨花姑娘却是例行公事中的第一件要務。邢蓮芳可說是慧眼識英雄，送上門去，做了「隊長娘娘」。她，出身本不是低賤，祇因她虛榮中毒，尤物成性，愛出風頭，沒有靈魂，羨慕物質享受，所以一直是墮落着的。所以她跟她的姊姊是勢不兩立的，因為姊姊不但有骨氣，而且富於愛國思想，充當小學教員，兼做地下工作。

隊長的「金屋」是周祥生的三間新蓋高平房，因為周祥生是新騰區的游擊隊長，而且他的太太也是一名好槍手呢。邢蓮芳畢竟是聰敏的，因為她覺得佔領這宅屋子，可以毫不費唇舌，只要搬進去就得啦，可以省却山田弘一的不少周折，倒究竟是「福」至心「靈」。山田弘一整天地陪伴着他的「太太」，只要隊部裏沒有事兒的時候。

「怎末啦，你把我忘了嗎？」邢蓮芳撒嬌地揪住了山田的領子，「親愛的，我沒有你就會覺得煩悶起來！」



「隊部裏有公事，我不在的時候你可以開開戲匣子解解悶的。」

「嗯，多開了也會覺得嫌煩的。親愛的，你不要離開我。」

「喂，你瞧，這是什麼東西？」山田從口袋裏掏出一個紙包，扔在蓮芳的懷裏。她，喜出望外地急忙撕破紙包：「喔，多好的絲襪子呀！」說着即刻往腳上套。

「娘娘」妖媚地站在丈夫的面前，蹣跚着腿，甜笑着，熱吻着。

篤，篤，篤，有人來，隊長命令着，進來一個鬼子軍曹：

「報告隊長，抓到一個女游擊隊員！」

「你是游擊隊員嗎？」山田弘一扳着一臉的橫肉咆哮着。

「是的。」

「你的隊長是不是周祥生？」

「不知道。」

「游擊隊在那裏？」

「我不知道。」

「你爲什麼回來，是隊伍散了嗎？」

「因爲要生小孩子了。」

「喔，你倒想太太平平的養小孩子了。你說，我可以放你自由，游擊隊在那裏？」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

「好，讓我給些苦你嚐嚐，否則你是不懂得厲害的。」山田光火起來，倏的站了起來，在室中心兜了幾個圈子，惡狠狠對着門外狂嘯着：

「來人！」

立刻進來兩隻東洋烏龜，接受了隊長的命令，抓住周祥生的夫人拼命向外拖。拖到門口，又給鬼子喝住了：

「且慢送她到木棚裏去，先把她帶在廣場上去，讓她淋着雪，可以清新清新頭腦，回來招了口供，再做！」

周呂秀芬受盡了鬼子的種種毒刑拷打，但是鬼子所獲得的口供呢？到底仍舊是三個大字：不知道。

山田只要無事可辦的時候，終是回到家裏，與那不要臉的邢蓮芳厮混着。他問：

「你的那個當小學教師的姐姐？……」

「你問她做什麼？」蓮芳醋意地反問着，「你又看中了她嗎？」

「倒不是看中她，我認爲，可以去和她連絡連絡，她也許能夠知道游擊隊在那裏？」

「不行的，她是非常倔強的，即使她知道，她也決不會告訴我們的，還不是像那女游

擊隊員的口供一樣，結果仍舊是三個大字：不知道！」

「好，」鬼子咆哮着，跳了起來，「不講，做死她！」

她撒嬌地倒在沙發上，嘟起着嘴，不理睬他。空氣靜寂了數分鐘，緊張地。山田在曠

着方步，來去，去來，走遍了房的地中心，沉思着。條的，打破空氣的還是鬼子：

「親愛底蓮芳，你終得幫助我呀，我看還是你到你姐姐那裏去走一趟，你想：給那女游擊員送飯的小孩是誰？而且打死了那小孩子的屍首給誰偷去了？還有那區長是給誰槍死的，尤其是游擊隊在什麼地方？親愛的，我要求你，幫幫我的忙！」

「我沒有辦法，除非你自己去問她，把她抓來！」

數天之後，周呂秀芬抱着她的血嬰孩來到隊長室受詢，壓根兒，她還是只有三個大字：不知道！

「現在，你的難關已經過去了，孩子安全地養下了，我問你，是男的，還是女的？」

「男孩子！」

「現在，有一個很好的辦法，你能救他的小生命，你應該放出你做母親的態度來，這就是說，你應該說出游擊隊在何處，否則，我就打死你這個新生的獨養子！」

「我雖然只有這個兒子，但是我有的，因為郵子裏有着無數的男孩子！」

這句話引起了鬼子的無限的怒火，立刻變成猛虎似的直撲過去，攫取了血嬰孩，丟在寫字檯上，砰的一聲響，結果了這條剛出世不滿半個月的小生命。

一條鋼鐵堆放在平安的地帶不彎曲，那是無所稀罕的，但是擱在熊熊的焰火上，仍然能夠保持它的挺直，這才是難能可貴的。這意思便是說，抗戰八年來，在自由區裏保持貞節原是平凡得很多的，反之，在淪陷區能夠堅持清白的，實是不可多得的。尤其像周呂秀芬

和那蓮芳的姐姐，在敵人的毒打刑拷之下仍能保持她們的節氣，這比「抗戰」是我們出過「功勞」的自由區裏的「老爺們」更其可貴。

從此之後，周呂秀芬不再受山田弘一的審問，沒有幾天，她是被綁赴刑場「正法。」在另一方面，周祥生率領他的隊伍正在召開緊急會議，預備攻襲郵落。空氣是這麼地緊張，嚴肅，每個人的臉兒上都堆滿了興奮的神色，正義感。他們熱誠地討論着，集廣思益地採納着各人的寶貴的意見，最後議決，準於某日出發，按照預定計劃進攻，奠定了克復新陸鎮的準繩。

散會了，大家都在閒談着，毛同志問周祥生：

「不知道你的夫人怎末樣了？也許已經生產了吧？」

「孩子終該生下了，祇是安全那可不得而知了。」

這天，氣候顯得非常陰霾，似乎像要吃人的樣子。在新陸鎮的舊校場的那塊空地上，蠕蠕地爬動着一大堆的黃色蟲，猙獰地，耀武揚威。山由弘一充當臨時的監刑官，指手劃脚地忙得不可開交。囚犯是周呂秀芬和刑蓮琴兩名女「奸細。」

「辟，拍，辟，拍，驀地裏起了機關槍的響聲，從遠方地傳來，正當山田指揮劊子手將要「取決」兩名女犯的剎那間。突然間，鬼子們都起了恐慌，手忙腳亂地弄得手足無措，因為情報來了，說是游擊隊攻襲來了。這槍聲不僅是給予周呂秀芬和那蓮琴的死裏逃生的機會，而是整個新陸鎮獲得重見天日和光明的自由快樂的節日到了。」

在敵人底鐵蹄下

周嘉榮

當曙光剛射到一個屬於游擊隊的小鎮——蘆墟時，四野裏突然響起了一陣陣的鎗聲，接着，機關鎗，小鋼炮，各種可怖的聲音浪由遠而近，由疎而密，流彈的火花在窗外一閃一閃，屋面上刹拉刹拉的起着叫聲，屋瓦給打碎了，險些兒溜下房來。那時候我們還落在甘甜鄉中，依枕未起，在睡夢裏被這可怖的咆嘯驚醒，連忙匆匆披衣下床，發着抖，戰兢兢地奔下樓去躲在桌子底下，權作臨時的防禦工事。老年人的嘴裏喃喃地唸着救苦救難大慈大悲南無觀世音菩薩的白衣咒，年輕的恨不得開出門去殺他媽個痛快！

蘆墟，是一個小鎮。日寇的先鋒隊伍，是在二十六年十月十一日上午七點鐘左右駕到的。這時候除了一般真正的老百姓之外，此外的一些地棍土痞們却辛苦了，忙着嚮導鬼子兵東竄西鑽，於是好像江湖醫生的「膏藥旗」也就到處飄揚。

現在鎮上已經沒有了中央隊伍的防軍駐紮，因為他們早於前三日作有計劃的撤退了，如今剩下的祇是幾個傷兵還沒有離去，但是鬼子兵一到，便把鎮東廟與民房放火燒了。

鬼子兵的鎗聲打碎了人們的慘夢，一家子個個靜悄悄地爬在地上，也不敢開門出去伸個頭看一下。大約過了五分鐘的光景，突然一陣雜亂的脚步聲，偷偷地從門縫中望出去，瞥見鎮上有四五個警察，被綁着，搶了肉舖裏的豬肉連鉤子，戮在他們的肩上，鮮血淋漓滴滴地流着，後面鬼子兵不斷地鞭打着，叫跟着他們跑，去搶！

有時候抓住了一個老百姓，叫他嘴張開，鬼子也不知什麼興趣提起刺刀向那張開的口子裏戳下去。立刻嘴裏就鮮血迸裂，像破了水管一樣的湧了出來，白刀進，紅刀出，那個「戰利品」便含糊的狂叫了幾聲，倒在地上，完了！

鬼子跟老百姓前世不知是結下了什麼冤仇，總是逼老百姓到河邊去，鬼子跟在後面，等你走近河邊的時候便跟上去一步把你跌在河中一槍結果一條命！手法非常敏捷，技巧非常熟練，看樣子，好像鬼子早在東京學熟了這一套，專到中國來表演的；把你當作趕豬羈也似的趕到河岸邊，撩起勃郎寧朝準你的後腦一槍，一顆子彈斃了你的一條不該死的命，再加一脚踢下河去，撲通一聲響，水花濺起，這便是鬼子表演屠殺同胞的最高潮。當初大家都覺得莫明其妙，弄得摸不着邊際，大家都找不到被鬼子打死的自家人的屍首，後來日子比較久長了，才知道中了槍的人一落在河水裏是沒有救的了，這正是日本的最昌明的科學發明！在鎮上被殺的老百姓有一百多個，可是在街面上竟會使你看見半具屍體，這真是日寇的流線型的清潔衛生法。

過了兩天之後，河面上出現了浮屍，好許多，好許多，都飄上了水面，來來又來去，慘不忍睹！

每戶人家差不多都閉上了門，蹲在門縫中張窺；鬼子越來越多了，東打門，西敲門，家裏人聽到鬼子來到自己的門前用槍托搗着門，便都嚇得魂不附體，於是屋子裏便盲目的擾亂啦，逃的逃，跑的跑，誰也顧不了誰，所謂大難到來各自飛，都各逃各的命了。鬼子

在撬門了，吱吱格格地，門快要被撬開了，誰敢去挺身掙鬥呢？有的打後門逃去，有的往屋頂上亂跑，不及起身的小孩子，以及老年人，或扶病在床的呻吟者，就是不給挑在槍尖上，巴掌總該也被打得站不住腳哩。比較大一些的孩子，或者看去似還有一些氣力的老年人，都給拉去充伙子，搬東西，扛藥彈，搬到船埠上，有幾個行動靈活些趁機會溜走的也有，否則，定然使你狗命難保！我所以還能夠在今天握筆草錄這篇血淚交織成的短文的機會，總算我也是候着，一個機會落荒而逃命的，才算保全性命到今朝！

飢餓，寒冷，憂慮，驚恐，交迫在每個人的心頭，隔了三四小時，鎗聲逐漸低息，大地頓時便沉寂得非常之可怕，我們正想從桌子底下站起身來，舒口氣，伸伸屈酸了的腰和腿的當兒，突然聽見了許多沉重的脚步声，不一會兒，打鬥，吼叫，街上亂成一片，這可又把我們嚇壞了。

逃罷？深怕開門引盜；躲麼？家內又沒有祕密室。於是全家都屏息地聚在一塊兒，不敢動彈，也不敢聲張。大人們捫住孩子們的嘴，深怕他們會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那時候到處正在扮演着日寇們的傑作好戲，大顯身手地姦淫，擄掠，殺人，放火，種種可怕的幻象呈現在每個人的腦際，誰也不知自己的生命能否持續到什麼時候。

過份的驚恐已使人忘記了飢寒，只祈望咱們的救兵快些開到，把敵人趕出境去，然而事實告訴我們，這是多餘的空巴望，至少要過了數年之後，才能見到自己的祖國的救兵，因為政府當局早在抗戰之初，就昭告民衆的，這次與日寇的交戰，不是短時間能夠結束

的，我們是實行持久戰，否則是不到最後的勝利的。但是，當時候的恐怖程度真會使人對抗戰的信心幾乎發生動搖，因為鬼子的殘酷，演出實在太使人抖慄了。

像這樣的情形，一直挨到了第四天，形勢才比較緩和起來，敵人也許找夠了刺激，慢慢兒地過興了，繼之而起的是一羣「中國人」出來維持局面了。

現在，大家可以開出門去，路上倒臥着無數被殺害者的屍體，斷腸裂肚，鮮血橫流，滿地皆是；那些被劫之家，門倒了，窗破了，雜物用具狼藉得一地，比較值錢的東西都已被人去樓空；雖然少數沒有遭殃的人在互相慶幸，但是，大多數人都在為他們死去的親屬以及被劫的財物在流淚，痛哭。因此，不論在被害者或僥倖者的各個人的臉看上去，誰都充滿着同仇敵愾的憤恨之色。

過後，唯一倒霉的要推花姑娘，東鄰的陳秀姑因為不願屈服在日寇膝下，結果是被丟在門口的井中，活活地給淹死了，慘哉！

鬼子的給養完全要老百姓孝敬，於是挨家挨戶的照數分攤，被剝盡皮，削盡了肉，抽乾了血，從中而且還有那羣出面維持地方治安的「中國人」的取巧，漁利，壓榨得燈燼油乾。他們因為有點兒微利可圖，於是想盡了種種的新鮮花樣，凡是日寇所想不到罕有的名目，他們都能想得到，接續不斷地來榨取老百姓，殺人不怕血腥味地吮吸。所以說，鬼子果然可殺，然而那般為虎作倀的狗子，其罪更不可赦！

全鎮的空氣都籠罩在愁雲慘霧里，誰都合着血淚握着拳，咬牙切齒等候報復的一天。

採辦軍米的奸細

郁也

樹葉掉了，金風起兮，季節底輪子又向前輾轉了一檔，從氣候告訴人們，該又是秋天到了。

農夫張寶生，這數日來真是有點兒神經病也似地沒頭沒腦，人家見了他這副歇斯蒂里症的怪樣腔，既好笑又復可憐，就是在他自家兒亦只是不知所云地，不曉得什麼是歡樂，什麼是悲哀，莫明其所以然，只是弄得毫無頭緒。他只有情緒的真空。倒究犯了什麼毛病？然而這病源又無從訴說起，因為他根本沒有生什麼病。這是情緒的反應：「秋收冬藏」，那原是務農者的莫大的希望，亦可以說是辛苦了經年的最高安慰，張寶生當然是覺得欣喜萬分；可是當他憶起了去年新穀登場時候的，那般採辦軍米的好細的猙獰的臉兒來時，他又恐怖起來了，幾乎昏暈了過去，於是他的神經麻木了，失却了理智，以欣喜，歡樂，恐懼，悲哀，交織着，攻擊着他的全身的細胞，以致變成一個呆若木鷄的瘋癲病人。

其實，像張寶生這麼樣的人，何至祇有他一個兒哪，他，只是青浦縣所屬陳坊鎮的農夫中間的一名典型代表而已。

這是受了第一區公署「張署長」領導所賜的「德政」：他爲了討好他的主子，「代表」人民大眾簽訂接受了那龐大的米糧資源供給數額的契約，親自出馬，負責督促着一羣「華

人採辦軍米商」以及協助人員，一面倚恃着敵人的「憲兵隊」爲背景，順利地進行着魚肉鄉民，欺凌農夫，壓榨鄉人的徵收軍米工作；一面却是隱瞞着「上司」，營私舞弊，串通部下狼狽爲奸地充實私包，耀武揚威。老百姓有些什麼辦法呢，既無組織，又無寸鐵，處此淫威之下，只得對他眼珠骨碌碌地敢怒而不敢言。現在，天亮了，重見光明，這班天生成在黑暗中摸索慣了的爲虎的「俚」羣們，該是如何地焦急怔忡了吧！

「喂，老張！」北棚的徐福海挑着一担稻柴打寶生的門口掠過，拍着他的肩膀，逗趣地說着，「別老是這麼地想獸了，傷了身子不合算，反正天終有亮的一天的，俗語說得好：『不要氣，只要記，』何必呢！」

「唔！」張寶生恰好坐在門口發呆，腦袋裏充滿了一股子的恐怖情景，什麼吆喝，咆哮，搜索，搶劫，恐嚇，毒打，殺人，放火。驀地裏給福海一拍，嚇得跳了起來，「老徐，是你，真可把我嚇壞了，我以爲是鬼子來了。」

徐福海默言地對他掀着嘴唇，張着眸子，扮了個臉，望了望四周。張寶生也默默地順着他的方向，朝四下裏張張望望，滿肚子的恐懼。

「告訴你，寶生！」來人放下了稻草担子說，「以後講話可要小心些，咱們倆是老朋友，不打緊。」

寶生點點頭，端起長橈，拉着福海朝裏走，嘴裏唸着：「裏面坐！」會話的題材無須搜羅，現實的資料近在口頭，於是話匣子打開便是。

「不錯，」張寶生說，抓緊了拳頭朝着空中猛擊了一下，「我們永遠消滅不了這些魔鬼的影子，他媽的！算是我們倒了霉，陳坊鎮出了這末一個臭婊子養的忘盡了祖國同胞的張「區長」，竟甘心供敵人作傀儡，做着無恥的勾當，還虧他儼然地架上了一副暴戾姿態的尊容，氣焰熏天地大模大樣地做「人，」真是現他媽的十七八代祖宗的世！」

「倒靈的不單是我們陳坊鎮，」徐福海說，頭腦似乎比較清新些，「那兒不是一個樣，天下烏鴉一般黑，那個當「官」的不撈錢。」

真是的，若是要知道政治進步到如何程度，或是政府官吏的廉潔與否，用不着什麼什麼，祇要聽百姓口中言就是。在這暗無天日的局面下，當然談不到如何如何，祇有三句話，十五個大字：大官唱高調，小官要鈔票。百姓雙腳跳！

「話雖不錯，」主人繼續道，「但是，人倒究是有良心的動物，他為什麼簽訂接受了這龐大的米糧資源供給數額的契約，非但不力爭遞減，而相反地竟在原數上加上三四成後強派給各鄉鎮，名義上是防預繳額不足的容許加限，實際上還不是企圖中飽這筆驚奇偌大的餘額，或造成私下請求減額者彼此喘喘計數交換代價的根據，因此，每個鄉鎮萬担左右的數量與每畝超出一石五斗的負擔，發表後，簡直連我們的靈魂都被攫搏完了。」

「倒不是，」來賓補充着，「還有那些喪盡了天良的利己奸商，是如何的由糙米碾白的一轉手之間做着種種的營私舞弊工作。譬如不用規定的磅秤量收，而私用比市斛至少要加上六七升的私造斛子；串通了斛手脚夫運用「踢斛淋尖」伎倆，最好的米質也被認作次

等或劣等而將低微的軍米價再打個折扣。……說不盡的蹂躪手段，釀成了日後因繳數不足而遭遇到萬分難受的痛苦的原因。這種苦楚，若非我們自己身歷其境，真是做夢都不到的。老張，你說是不是？」

「怎末不是，更有那喪心病狂的協助人員，是如何操了幾句時髦與恫嚇兼有的阿里阿篤，來要挾欺詐，領導敵人抓農民，燒民屋的是他們，調查揭發我們已解足軍米後極少數剩餘米糧，以致一年中繼續有二次徵榨的也是他們。可是我們滿腔怒火，祇能藏在心底深處，絕不容許發洩半句怨言，當心給那般張牙舞爪的「密探」們聽見了又是一個強有力的敲竹槓機會。血肉給榨漚得枯竭了，筋骨給敲擊得疲鈍了。福海，你想，我們可有什麼辦法？假如他們再來的話。」

「是呀，本年度的絕好的發財機會又快將降臨到他們的頭上了，這班無恥的一羣，少不得又將開始驅逐蠅營，可是我們除了巴望勝利之神的一聲嘯吼早日叫出來，還有第二個指望嗎？」

「我們已受夠了蠱毒，需要揭發，需要討逆，我們尤其片刻不會忘記這羣敗類，由於慾整難填而一手製造成功的慘酷事件——今春軍米徵收末期，我們全鎮二十餘家房屋財產傾刻盡化灰燼的一頁慘悽畫面。」

「可不是，離開『區公署』不遠的我們村上，每戶都是承種十畝廿畝的，尋不出一個大佃農，因此，雖然前年比較還緩和的軍米徵收，早已無力依照強迫規定額繳納，結果幸

有當地的「保甲長」出面居間向較刺的佃農重息借貸完事，（借一石秋收還一石三釐），方慶幸免遭剝膚而得苟延殘喘，但是，怎能再受得了？」

「我們這裏，去年變本加厲的暴壓力，然而毫無抵抗能力的我們，誰都還能嚇得下這顯衛生丸哪！連自己一年應積的食糧都給榨了出來，希求憐愍而不追缺額，我們免不了終日憂懼發悚，求神拜佛，神志是恍惚的，面部是緊怖的。天啊！終於逃不出這般魔鬼的巨掌！」

在一個陰霾怒風的早上，「區署」裏的「憲兵」，果然帶同了「翻譯」和「警察」像魔鬼樣的滾滾而來到張寶生的家裏，揹着槍的，拿着籐子的，先是進屋蒐索。其實，在他的家裏除幾種笨重的破農具之外，什麼都沒有，更沒有從未會存留過比較貴重的東西；供這羣走狗滿意的目的物，正因為如此，更足使他們驚愕痛恨是搜查與奮率駕越在槍桿之上，雖然，自織土布還是要的，雞蛋鴨子及其它家禽更是應得，如果偶然發現了極少數的雞鴨吃的穀米之類呢，那真像獲得了至寶一樣；名正言順的悉數載去，找不到一絲一毫的，那更糟了，厄運就會降臨到這份屋主人的頭上。這是一定的道理，被括搜得祇剩一根骨節，及一張皮的張寶生家裏，自然搜不出什麼東西來，能使這班無恥的東西的滿意的，於是「區長」大人冒了火，咆哮着：

「寶生！你爲什麼一點穀子都沒有？，老實講出來，藏在什麼地方？」

「張「區長」，」張寶生戰兢地說，「我們那來的私藏，真的沒有，搜好了，搜出了

全充公！」

「放你媽的屁！」李「翻譯」鐵青着臉，「打，不打不知厲害！」

「先生，我們已有三天沒有飯吃了，」她老人家，寶生的老娘親，扇動着癢癢的嘴哀求着：「那有藏起來的呢！請你們發發慈悲，可憐可憐我們，寶生實在是個善良的老百姓，他不會說謊的，先生，請你們做做好事！」

「滾你媽的蛋，老不死，我們又不是來做好事的慈善家！」

「得啦，得啦，沒有就算啦，不要他的。」李「翻譯」說着同張「區長」咬咬耳朵，施着眼色，大家都志高氣揚地走去啦。

張寶生慶幸着，他覺得此番竟是這麼運氣，這班狗東西竟會如此客氣，真是反使他想不透起來了。其實，他才倒足了霉呢，天大的禍神已在他的頭上爬動啦。

這批傢伙出得門來，當即命令屬下，立刻很巧妙地取了幾顆乾柴，燃着了火，劈向寶生的草屋頂上去，一個，二個，三個，……就是連附近的草棚也不容許存留着。這些挖出了良心的狗東西，站在較遠地，注視着熊熊的火光，狂笑着踱回去。

等到狗羣們走了，張寶生及其他的隣居們方能有救火的自由與權利。他們開始急急忙忙地搶取了長竹竿，沒命地冒着火舌的侵吞中像病人一樣地搏鬥着，搶火，攙回，可是甚麼也沒有用，火已經在茅草上蔓延了，立刻穿透了屋頂，烈焰騰天。

寶生的老婆跪在地上求神拜佛，像磕頭蟲樣的哀求着，幾乎把頭顱都將磕碎了。

男人的身子被鐵蹄樣的皮靴猛踢得不能再支撐起來。坟地上的牛給牽走了。小孩子驚惶着打慄，有的甚至凝視着血樣似的火光忘記了哭。一時救火的慘號吶喊聲，竹杆子的爆裂聲，囂張與哀痛聲——這是高唱了幾年「中日親善」和「安定民生」的賞賜與收穫，這是現世紀文明國家的傑作，然而回顧這批狐羣狗黨，掖着簿冊又去別處去找尋以後的惡運者了。

鬼子來了

藍水

是錢塘江口北岸的，屬於平湖縣管轄的一個小鎮——林家埭，離開東方大港的乍浦祇有六華里左右，僅僅是二條縱橫市街，和一百多戶居民的組成的一個小市集。

民國二十六年的冬天，謠傳很熾烈，忽而這樣，忽而那樣，鬧得這個安逸幽閒的鎮上，一反常態的，神經質地注意着每一個陌生人和一句閒話。

這一天情形更加不對，除了販賣食用品和日用品的店家，還開了半扇門做做交易以外，全鎮商店統統關門，所有的人都心神不定的東打聽西道問，擔憂着這可能立刻飛來的災禍。

鎮上人說得太恐怖了，鬼子已經在金山衛上岸了，見人殺人，見屋燒屋，他們經過的地方，都變成一片焦土，尤其是衝鋒隊更是殺星，見人就開槍，不管你是百姓還是兵，跑過一幢房子，立在大門口，拿一小瓶霰司林往槍頭上一套，砰的一槍，屋內全着火了，一會兒就燒個精光，真危險，這兒離金山衛也不過幾十里，港南有人說，南胡家弄有許多鄉下人逃難走過，聽說東洋人已經乘汽車打到杭州去了，就是從乍浦那邊的汽車路開去的。在混亂的狀態下，每個人都在打算保全他（她）的生命和財產，逃？還是不逃？猶豫地所抱憾的是生命與財產不能兩全！

忽然一隊傷兵由東街步行而來，武器都沒有了。有的傷在頸上，有的傷在背上，有的傷在臂上，有的傷在手上，大概是被槍彈擦破或者貫穿過，鮮血在流，肉都凸出在外面，沒有消毒的痕跡，更談不到紗布包紮了。看得人神經也會痙攣起來，焦黃的臉沒有痛苦的表示，祇是這樣沉默地，疲倦地，鮮血淋漓地走着，慢慢地走朝西，遠了遠了，背影消逝在街的盡頭。後面市河裏搖過好幾隻船人很多，都橫七豎八的坐着躺着。

朝西去了。看情形，事態是相當嚴重了，這些傷兵在這裏走過，戰事大概總是很近很近。暫時在驚奇狀態——靜止的人們，又開始騷動了，似乎一幕淒慘的殺戮場面，立刻要在面前展開。

又來了，一長列鄉下人，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牽牛的，挑担的，背包袱的，搨舖蓋的，不同的憂愁的苦臉，踏着這剛才有一滴一滴鮮血滴在石頭上的街道，急急忙忙地都往西走。金山衛在上午已經登陸了！虎嘯橋附近逃難來的人，說的，守在金山衛的兵，有一營被一隻鬼子飛機，回低飛掃射，祇剩了三個人，另外的都遭了毒手。東洋兵來了，女人被強姦了還要用刺刀戮死，這樣的滅口方法，好像沒有人會再知道他們的獸慾的醜態似的，屋子裏沒有就放火燒掉，逃亡的人，好拿的拿去拿不走的祇好聽天由命，甚至有許多人剛燒好午飯，吃也不及就丟了逃了，因為鬼子實在是殺人精！

遠遠時間槍砲聲，尖銳刺耳的飛機聲，在襲擊每一個人的不安的心。突然，一聲劃破天空的金屬嘯聲在鎮上飛過，一個像炸彈模樣的東西，流星似的落在鎮後，之後沒有動靜

了。新奇的刺激，使幾個年輕人忘記了險惡的環境，爭先恐後的跑到鎮後，像獵犬一樣地搜索了一回，終於在一個二三尺直徑的泥洞內找到了它，一個像二磅熱水瓶大小的砲彈，鑽在洞底泥裏，這個洞也就是它創造的。東西是看見了！拿又不敢拿，恐怖的心理却隨着平靜而來，他們下意識地跑回鎮上，把所見的告訴大家，大家都沉默了，恐怖的焦慮的沉默。

西斜的陽光裏騷動，憂慮，焦急，恐怖到了極點，沉默反而代替了一切。而一切也就在沉默決定中。

在生命重於一切的本能意識下，大家都離開了，一橫一豎的二條街，變成了「真空」，靜寂得像南極的黑夜！

爲祖國飛行

江舟

一九三八年五月尾，首都強行佔領的半年後。

黃霧季節裏的一個清晨，天陰森森地在刮着牛毛雨。長江的內河裏，從出口處緩慢地駛出了一隻普通的民船。

我們是由異鄉避難歸來的一家，每個人都在懷念着祖國和家鄉荒僻避難的地方。那裏去找桃花源！時常鬧土匪出沒，考慮再三，僱了一隻民船回南京了。傍晚朦朧中上了船，經過了一日兩夜的航程，船就出了內河口，清晨的迷霧中，故鄉——南京——古老的城垛已模糊地在望了。

在離船前不遠的江面上，突然出現幾個泛了白色的怪物！漂浮着。在右却有幾隻猙獰的江豬，在追逐着這白色的怪物，心裏正在猜疑：「也許是死了的魚類吧？」

「小兄弟，這不是什麼希奇的東西，這是死屍！」意外地在船尾上掌舵的老船夫弛緩的沈痛的說起話來了

「啊！人？」

「是人！」大家同時都驚駭緊張起來了，小妹妹嚇得向艙裏跑，年長的皺着眉搖着頭，那漂來的怪物除了四肢之外，已不成人身形了，幾隻江豬正在分食着牠們這頓豐美的

聲音。

「老伯伯，這是怎麼回事呀？這些人怎會掉在江裏的呢？你快點告訴我們吧。」

老船夫一面拿着舵斂着滿臉的皺紋，一面向剛出艙的父親點着頭，一字一句沉痛地向我們敘述着：

「自從鬼子進了南京之後，就燒殺擄搶了好多天，這種丘八的胡作胡爲，聽得多看得多，也就不希奇了，祇是這次先頭而手掌心有厚皮的百姓，却倒了大霉，他說這是當過兵的證據，不問三七二十一就抓了去，後來抓得太多了，作苦力也用不下，無法安置，又不肯放出來，結果出了這個主意，把被抓的人統統用軍車裝到江邊，叫他們臉全對着江，背後架起機關槍，砰！砰！……一陣子掃呀，這一大堆人，就沒有一個能活命的，不明不白地死了之後，還要丟在江裏喂魚，唉！」

老船夫一字一句沉痛地敘述，嘆了一口氣，接着又說：

「就這樣一批批地，也死了不少了，弄得滿江紅，滿江都是死屍，現在嚇得人怕中毒連江裏的魚都不敢吃，你們上岸還要小心些才好，雖然現在已平定了些，但是又出了一些壞人，專門仗着狗勢欺侮我們自己人，唉！這樣的時勢！」

這就是侵略主義者失敗的徵兆，殘暴是給於弱者的一種強有力，殘無人道的手段，這是給予的刺激與教訓，幾千年歷史的中華民族是不會亡的。

老者嚴肅而沉痛的悲咒着。

沉默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大家深深的沉浸在悲切的沉痛中，船漸漸的已經在中山碼頭靠了岸。

到了家，什麼也沒有，亦只得得過且過，勉強地居住下來。雖然生活是這末地艱苦，但是情緒却是怪興奮的，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

「別氣餒，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

父親也老當益壯地不減我們一般年輕人的氣概，他鼓勵我們，督促我們，一有機會便暗中參加秘密工作，或幫助我們進行座談會。但是，他老人家也常常顯得怪不悅意，因為他牽掛在前線的哥哥。他是中國的飛將軍。

某天，家裏來了客，帶來了哥哥的便信，他是從昆明來的。

信上這麼地寫着：

爲了工作的緊張，所以沒有給你們通訊，況且通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淪陷區的統治我知道，文字的要遭檢查，言語的要受束縛，我怕你們遭到這些無謂而不值得的意外，便不想和你們通訊，何況我們都在這兒很光榮的爲着祖國的興亡而工作而效勞的人們，所苦者是你們，在鐵蹄下生活的你們！

自從南京淪陷之後，我們就含着一腔熱淚分手，雖然大家心裏都明白，誰阻止不了誰的意志，因爲抗戰的最後勝利的果實，正需要我們現在努力地來播下苗秧哪！

我自從考進了中央航空學校之後，畢業之後奉命選派美國去求深造。歸國之後，即被

派在史帝威爾公里担任空運物資任務，過後又調到昆明，蘭州，……好幾地方的空軍根據地去，直接參加殺敵與轟炸，真夠使人興奮！

還有一件事，我不敢說，我不敢向你們繼續報告，但是事實却不允許我不坦白地告訴你們。

在六個月前的某一天，我們奉令被派至衡陽工作，在那兒我們直接地在殲滅着侵佔我祖國領土的敵人，我們舉起了手打擊者以打擊的實拳來復與我中華民國，我們在一致的爲國効勞下予敵人以重大之打擊，我們在陸空軍的合作攻擊下，收復了好幾個重要的據點：於是我和惠羣都連升了二級，但不幸的事件，也可以說是最光榮的一刻，降臨到惠羣的頭頂上。

是一個曉霧迷茫，天色欲曙的時候，夜色還沒有完全的消逝，光明的晨曦才從殘夜中透露出來：我們奉令邀擊敵最先前方的陣地，於從事嚴重的轟炸後，更激起敵我激烈地空戰，槍林彈雨之中，我們親手創建了無上的戰蹟，然而惠羣所駕駛的機身已受了創傷，但他還在奮勇地苦鬥，他將以最後的一份力量來消除敵跡；他將以最後的一點熱血來洗滌國辱。可是他中了槍彈，我發現他的駕駛能力已失去了功效，我急忙衝過去掩護和引救，但機身已遭彈火地焚燒而直瀉往下。我知事已至最後犧牲關頭，我放棄了他，返身迎戰，呼籲全隊同志，極力掃蕩，總於獲得了凱旋而歸。

可憐可壯者惠羣！在此一仗，爲祖國已盡最光榮的天職，爲祖國已流了最後一點鮮

血！

讀完信，空氣肅然，大家靜默着，爲我爲國殉職的惠澤致哀。但是，在各個人的臉龐上，誰都沒有顯出悲痛的表情，祇是憤恨的同仇敵愾的情緒流露。

淪陷前夜

張文狄

二十六年冬天，謠言非常熾烈，使得向來肅靜的五車堰鎮上，一反常態的，神經質地擾亂起來了，注意着每一個陌生人和每一句說話。

有航船從餘姚縣駛到，客人和老人都帶來了消息：說城裏已經掛起了「膏藥旗」，日本兵亂衝亂撞地到處隨便殺人，強姦，搶劫。

這樣一來，鎮上的情形更紊亂了。店家關了門；祇有東街頭的那几茶館店還是照常營業，生意反比往日要好，人愈集愈多，議論紛紛地東問西聽，担心着這可能的災禍會立刻飛來。

因爲五車堰鎮離開餘姚縣城祇有六十里路的光景。

從縣裏又有人傳來了報道：說鬼子兵是從觀海衛登陸的，上了岸之後見人殺人，見屋燒屋，不管你是百姓還是兵，走過一幢屋子門前，便用「軋士林」在槍頭上一蘸，砰得一聲響，人也死了，屋也燒了，只要是鬼子所經之地，都變了平地，精光，真怕呀，危險之極！

在恐怕與混亂的交織之下，每個人都在担心着，或是打算着，怎樣保全各人的安全與財產，逃，還是不逃？想不出一個生命和財產能夠兩全的善策。

轟隆隆！轟隆隆！嗚，嗚，嗚！遠方的大砲聲，以及尖得刺耳的飛機聲，時時刻刻地襲擊着每個人的不安的心。看情形，事態是相當嚴重了，在驚惶之中暫時給安靜了下來的人們現在又復騷動起來了，似乎一幕淒慘的殺戮場面，立刻就會在眼前展開。

城裏有人逃難下來了，男男女女，老老小小，捫鋪蓋的，背包袱的，……大喊，小哭，顧不了路面的高低不平，覺不得肚中的飢餓難忍，什麼都管不周全，祇要一家人不散就是。每個人都顯着一副緊張的不同的憂慮的苦臉，拚命的逃，逃。後面的人跟着前面的人逃，若是去問前面的人逃到那兒去，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只曉得逃難，逃性命，漫無目標。

憂慮，焦急，恐怕，騷動，整整地佔居了五車堰人的一天的好時光。

在夕陽西照中人們在生命重於物資的本能意識之下沉默了起來，決斷，實行「堅壁清野」，安全地防早撤退，免得遭受殺人魔王的鬼子兵的毒手！於是當初被打撈得好像海浪起伏似的五車堰鎮，立時三刻便寂寞下來，讓僅僅剩下着的空屋和死街去襯托着代理着這個掛名的村落。

淪陷之後，我們窒息得氣也透不過來。鐵蹄下的生活味兒，酸、辛、苦、辣、嘗得夠透。我們沒有怨言，祇有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的信心，我們等候着勝利之神快一日降臨，能使我们處在敵人淫威鐵蹄之下暗無天日的生活，突然跳出那無情而冷酷的牢獄，脫除枷鎖，恢復自由，誰不歡欣歌舞，雀躍萬分！想到這裏，真是把人都想呆了，在我們的腦海

中，快活得真似烘爐中的熱水，霎時立刻沸騰起來。又好像那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亦即時飄揚在天空，而且覺得它顯得格外的鮮明而可愛。

在敵人鐵蹄下的我們的生活，幾疑爲不是現代的世界。苦，苦到極點！恨，恨到萬分！

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不知有多少？人誰無感覺？家，誰無骨肉？家破了，人死了，心，不是鐵石做的，那得不無動於中！

身當其衝的，悲痛，悽苦，當然非筆墨所形容。你想，好好地一個家庭，父母妻子，朝朝團聚在一處，衣食飽暖，不愁什麼。這是何等愉快！一朝被無情的炮火摧殘，被暴戾的鐵騎蹂躪，眼睜睜着家園變廢墟，骨肉都流亡，在他的心坎裏，好不酸痛，憤恨，悲哀！

但是，遭此浩劫的，姑且不說，就是有些幸運者，尙未受到十分損失的人們，瞧着這種悽楚的情況，也免不了悲憤填膺，慘然淚下！

人世間，死別，果真極慘！但，同樣的死，死在敵人的鐵蹄下，其慘更加厲害。骨碎，血飛，肢裂的死狀，不是尋常的事嗎？

死別，慘矣！但是生離，更使人心裏所難忍的。朝朝嘻嘻哈哈，有說有笑的人兒，老是渾在一處。誰？捨得分離呢？

既然聚了，爲什麼要離？爲什麼要散？離散的兩字，刺到我眼眶裏，的確使我一陣陣

激動了酸苦，一點點塗下了熱淚。

淚珠化成的幾首「滿江紅」每到更深人靜的當兒，老是拿它來咀嚼。以往的情況，好比身坐在電影院裏，一幕一幕的映着。映得我眼花撩亂，思潮洶湧，悲哀澎湃。

這一幕慘苦的離情，誰造成的：是生活嗎？不！是人事嗎？不！是慘酷無情的鐵蹄吧。慘酷無情的鐵蹄，不論什麼，都會被他摧殘的，何況一朵很柔弱的並蒂花，有什麼力量能夠自全啦！

「家」是一個人的歸宿處，要是沒有了家，便成爲無家可歸的飄零者，我向來認爲最痛苦的就是沒有家的人，而對沒有家的人特別加以憐憫，可憐想不到現在的我竟然也變成一個沒有家的人，這是誰賜給我的？當然不消說得是敵寇日本軍。

我的家是在廿六年十一月的某一天，日機十餘架飛經餘姚，濫施轟炸，彈如雨下，可憐不設防的五車堰，原係彈丸之地，經過這次轟炸之後，房屋倒塌，不計其數，斷垣殘壁，一片荒涼，同胞受傷累累，血肉狼籍，慘不忍觀！僥倖的我，偕同全家都避居在上虞地界的岑蒼堰鎮，聽到五車堰轟炸之聲，以爲我的家一定是不保了；第二天到五車堰去巡禮一遍。我的家却矗立不動，沒有炸塌，正是不幸中之大幸，誰知可殺的日軍進逼到五車堰。變成淪陷區，全鎮大遭屠殺，不知怎的把我的家拆得乾乾淨淨，變成一塊空地，於是我的家不燬於轟炸而燬於拆毀，原來鄰居是給日軍作司令部，拆燬了的我家是充作馬廐。

封鎖線上的冒險家

葉仁

這八年不算短暫時期間，被困在淪陷區裏的中國人，生活在敵寇的鐵蹄之下，雖然到處都貼滿了「同甘共苦」的粉飾「共榮」的宣傳廣告，但是敵人何曾把我們當作「人」看待！這八年來我們曾有千千萬萬的同胞是那麼地被殺死的，你知道嗎？

最容易牢記不忘的，便是民國二十六年的中秋節，大約十一點鐘模樣，警報便嗚嗚的拉個不停，接着就嗚嗚的從上海飛來了九十六架日本飛機，遮遮天空，蜂擁而至。

轟！轟！轟！大量的炸彈，從天空中像生蛋也似地不絕地落下來，我蜷伏在屋角落裏，大砲聲，飛機聲，機槍聲，步槍聲，吶喊聲，號哭聲，……連續的傳進我的耳朵，我知道時局已到了最緊張的關頭，同時，便和幾個避難同志商議着，決定離開了這可怕的地方，決定躲到山林中去。在冽冽寒風的深夜中，眼看着火紅的砲彈帶着巨大的風聲在頭頂上飛過，腦子裏塞滿着恐怖的印象，不由得使人汗毛凜凜，終算僥倖之至，很安全地鑽進了「地洞」——臨時防空壕。

防空壕裏，已先我們而至的充塞滿了不少的避難同志，拖老攜幼，大哭小喊，也有談天說地的，講長論短的，甚至還有鼾聲呼呼的睡了過去的，倒也不見得寂寞。但是因為人數太多，空氣比較混濁些，我和幾個朋友，却閉目靜坐着等待着劫運的來臨。

「衝呀！殺呀！連長！王班長！兄弟們！莫退後！敵人有砲火，我們有血肉！我們要團結一致，大家努力！衝呀！殺呀！……」

大砲聲，吶喊聲，……一陣陣地送到地洞裏來！我在想，假使敵人衝進城來，一定是暴行亂爲，見到黑暗的枋空壕裏擁擠擁擠的人頭鑽動，不用說，便會把機關槍架在洞口，盡施射擊。可不是嗎？先我們這裏而陷落的各地的淪陷區，那一塊地方的敵寇不是相繼顯露着猙獰的面目，幹出慘無人道的禽獸行爲，殺呀！燒呀！搶呀！強姦婦女呀！……一切的一切，雖還沒有親眼目視，但報紙如口碑，早就傳進了我的腦子，於是和朋友計議之下，決定爬出防空洞。同時，又把這個利害關係告訴其他的避難同胞，叫他們也趕快鑽出地洞，寧願躲到難民區去。經我宣傳之後，很多人便隨着我們爬出了地洞，我和朋友，攻戰兢兢地回到家的角落裏去。

南京人民遭難的第一日——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那天因爲一夜沒有閉眼，神經感到錯亂，早上想睡一會，偏偏肝火旺盛，死活也睡不着，索性起來到外面去躡躑，不幸的事飛來了：這時見四個武裝兵士，兩個擱着步槍，兩個扛輕機，一枝步槍的槍頭上，插上一面太陽旗，於是我便確定了一定是倭鬼敵寇日本兵！

暮地裏，一個擱步槍的東洋兵，把腰間的刺刀插在槍頭上，很快的向我奔來，我驚懼，畏縮，顛抖地立着，只見牠已趕過了我站立的地方，趕上一個刺和尙頭的，舉起槍來，一刺刀便把那個和尙頭刺個對穿，可憐那和尙頭在轉瞬間比殺雞還快的便成了刀頭冤

鬼。後來我明白了，纔知道刺和掏頭的中國人在日本兵的目中便以爲他是「支那兵」。就從這一天起，刺和掏頭，穿學生裝的，穿跑鞋或西裝的，或者查到有軍事訓練的服裝的，都送死之刑。街上東倒西歪地的躺滿了不幸者的屍體，每一個防空洞裏都塞滿軍無辜的同胞和蜷縮着已死去的動物——甚至比不土死狗！

鬼子打南京的最高長官是煙俊六，當時他就發出荒唐的命令：「我軍攻入南京城裏有的是花姑娘，羊羔美酒，鷄鴨魚肉，特許狂歡一星期！」所以這批亡命之徒踏進南京城裏，便姦，殺，淫，盜，無所不爲，無惡不作，每在深夜人靜的時候，便有很多鬼子各開了卡車，在難民區裏，美其名曰「檢查不良份子」，實則是將青年男子和女人儘量載去，女的聽其姦污，男的則指你是「學生軍」，把卡車開到江邊驅之躍江。否則前面機關槍架着，就是你有翅也飛不了，只得硬着頭皮跳下去。噫，日本兵的慘無人道，寧不令人髮

指！

南京的精華地，太平路與中山路，許多熱鬧市街樓房或洋房，都零落的三三兩兩的住着東洋兵，他們雖然搶到了不少皮褲，毛線的，身上裹得像死屍一樣，但仍將桌子板凳鏡台衣架之類的木器傢俬，堆得高高地燃起火來，牠們便嘻笑的圍着烤火，但是難得過多，便易引起火災，等到房子燒着了，他們便像看把戲般的，露着猙獰的笑聲。這種情形，在外表上看來，好似是無意中的火災，實際上他們是殺人放火的魔王豈有貿然的事。直到陽歷過年，這南京精華，所剩餘的是荒墟廢墟，殘壁斷垣，和幾根火焦木頭而已。因

此一場大火，被燒死的人不知計數。

還有三件更慘的事：便是徑邊預備過去的難民和行李，堆滿了沿江邊有三里多路，站立在江邊，要想搭輪或渡江的，不下九萬餘人，誰也沒有料到只有三天工夫便被敵寇攻進了城。當敵軍機槍部隊出把江門，直接便到江邊只聞嗥兒呼涕，哭聲震天，鬼子毫不遲疑，架起機槍，咯咯咯地四面掃射。一剎那間，血流成渠，屍積如山，可憐這九萬餘人，無一倖免，無一得生，有的飲彈畢命，有的躍江而死，滾滾長江，萬頭鑽動，誠不知幾許無辜，隨波逐浪，葬身魚腹，染得滿江緋紅。

敵寇雖然已在中國站住了腳跟，但是他們畢竟還是畏怕的，怕游擊隊，以及有組織的老百姓，所以在各淪陷區裏都密佈着封鎖線，藉保「安全」，同時，更其可恨的見那般恬不知恥的中國人，專門以跑在封鎖線上的冒險家，而起了家的好漢。他們的口號是：「當一個社會在建設的時候，固然可以發財；但當一個社會在破壞的時候，更可以發財。」於是這幾年來應運而生的粗品了無數的太多的這一型的冒險家的好漢。

這現象在南京更普遍，因為此地是「首都」，是「官」的總批發所。

他們的目的是一「利」。當二十六年冬天，隨着軍事失利，和由敵機轟炸所引起的普遍恐怖心理所造成的市場停頓現狀，把社會經濟的秩序打碎了。有「一段時期，幾乎陷於商業無政府狀態。這混亂情形，不久就過去了；我親眼見到許多太「官」都一批批並做販賣囤積種種奇巧的游擊商，他們冒險的慾望，不論當「官」或經商都是如同「一轍」，就所謂是

「黑眼烏珠白銀子」是也。他們不記敵人的仇恨，勾結鬼子，忘記了同胞的死難，盡力榨取，祇是「利」燃燒着他們的心坎，於是這現象漸漸地給擴展了開來。

到了二十七年初，各地淪陷區的市面，還是死氣沉沉的，在四五月間，就開始空前的繁榮。沿海的那些城市更是畸形發展，那時候敵人正用貨物傾鎖政策。以貨物換法幣奪取外匯。內地物價，普遍地低落，農產品更見廉低，二元五角一石的白米，竟沒人承購。到了二十八年，敵人終止了傾鎖政策，改用物資封鎖來困住我們。福州，溫州，寧波和那個海口，就被敵南中國海的艦隊所封鎖，假幾道鐵環一樣，把中國對外交通線逐次堵塞起來；二十九年秋冬間，滇緬路被切斷，除了西北國防路線，也就沒有其他出路了。這時候，日本人偶然從大桶的板縫中，滲漏出一些糖汁來，於是便有千萬螞蟻都往這些板縫邊去爬。頂著名的如河南安徽交界處的界首，廣東的沙圩，杭州附近的二墩，南潤，後來移到了揚口。在各個這樣的板縫中，都有無數的螞蟻在搬運所謂「物資」。這樣也就把各附近的城市都繁榮起來。

在這種的環境中，我們封鎖線上的冒險家出現了。他們的出身都是高貴的，交遊是廣闊的，手法是超妙的。他們和敵人的憲兵隊，偽方軍政要人，都有聯絡。他們的物資得以通行無阻。他們不祇輸入，而且輸出，他們的口號就是物資交換。

他們的生活，總是過着頂糜爛的高度享受；足跡所至，就有交際花，舞女，賭場，烟販，生出來，他們把各個地方都點綴得更上海化。外邊的錢如潮般湧進來，也就似沙的流

出去，把所謂商業道德全部打碎了。他們的人生觀，只有「利」字訣，「錢」之所至，鬼可推磨，一切營業都是「欺騙」與「掠奪。」「錢」之所在，如心所欲，人生不過百年，樂得享受享受，他們就像廁所裏出來的蒼蠅，打扮得那麼冠冕堂皇，滿身養的都是細菌，牠要使整個社會腐化起來。

不過，他們還不配稱做真正的冒險家，他們祇是爲虎作倀中之「倀」而已；另外，有着比他們更多數，更多數的出生入死在封鎖線上的真正的冒險家，就是死裏逃生的千千萬萬的跑單幫的戰爭難民。他們衝破了敵人的封鎖線，備嘗苦痛，歷盡人間慘事，冒着爭取着二腹之飽的口糧；他們才有資格夠得上稱做封鎖線上的冒險家，也就是掙扎在生活飢餓線上的無名勇士。

地下工作

顧執中

從二十六年十一月，淞滬戰事移向京杭一帶後，在上海給敵人密密包圍的兩個租界，便成爲文化工作者的戰場了。

上海是歷來抗日的堅強陣地，反對曹陸章的賣國運動，反對二十一條亡國條件，反對日本出兵濟南，反對五三濟南慘案，反對敵人嗾使朝鮮人慘殺萬寶山同胞，而自九一八東北事件以至八一三的前夕，上海始終沒有休息地在進行着發展着廣大而有力的抗日運動，因此敵人在一朝佔領了上海以後，自然斷不能忘情於上海抗日運動核心的文化工作者的！

同時，上海的文化工作者自從上海陷落時起，也很清楚地知道他們的劫運的不能倖免，和置放在他們雙肩上的抗日責任的不能拋棄，就毅然不顧着新來臨的惡劣的環境，堅守着他們原有的崗位，隨時奮勇地和敵人接戰。

關於教育界，在上海一淪陷後，就有大中小學校和補習學校等等的校長和教師，起來組織教育協會，（自然還有別的組織），每星期日中午敘餐一次，他們的討論和決議，在各學校中起了極大的作用，因此引起了敵人的極大的注意，聚餐時當做主席次數最多的滬江大學校劉湛恩先生，他在二十七年暑天的一個早上，給敵人的劊子手，在上海靜安寺路大華路等候公共汽車的時候，用手槍打死了！

不過上海的教育界中人，並沒有爲了劉校長的死，而暴露出一些退却的意思，相反地他們仍再接再厲地幹下去，變更戰略，根據於實際上所得的經驗，把戰略改變得更技巧更嚴密，從那時起，主席就由參加的人中輪流担任，每次三人至五人，所以餐費也由主席籌支，我們熱烈地分析時事，報告和交換情報，討論募集傷兵捐，寒衣捐，慰勞和獻金運動，推選代表參加總組織的更廣大的集體工作，通知各學校，關於學校行政上，課程上，學生管理訓練上的種種決議。每次會議終有二十人至四五十人教育界中有份子的出席，心中很欣慰的看見這個屬於教育性的組織，在那時的確對於抗戰的工作上，盡了不少的責任。

二十七年冬，教育協會的參加者，在一次聚餐會上，紛紛檢討着自己的缺點和工作的還沒有充份的利用着各種機會而深自內狀，便一致決議在這次寒假要組織以文科爲單位的文科座談會，請專家指導，請各校的教師出席參加，務使在抗戰時期的上海教育，一切須以適合於抗戰爲原則。第一次的國文座談會，我記得是在二十八年一月下旬的一個早上，人到得很多，除請一位國學專家領導表示他的意見以外，出席的人，大家對於抗戰的吊古戰場文，避世自全的桃花源記，意氣頹廢的祭十二郎文等，都加以一致的排斥，而主張各校，均採用足以提高學生抗戰意志的如委員長駁近衛聲明書等等，選自日常報紙所刊載的，作爲各校國文教材的課本，大家很用心地對於本問題的討論，非常熱誠而有精神，可惜將到十二點鐘時，法租界捕房派巡探來干涉，禁止繼續舉行，否則他們的押解車，已停

在青年會的大門口，要把我們一一解上車中，押到捕房訊辦，我們以本問題的討論，本已將近結束，偶在十餘分鐘後，宣告散會，此後多次的其他各科座談會，改在威海衛路的新寰中學舉行，很祕密地沒有給人家發現，也沒有受人干涉！

一直到二十八年春末夏初，教育協會的工作，沒有絲毫阻礙地繼續下去，但到了這年暑假該會內部發生了根本的動搖，到了秋季學期開學後的短短的幾天中，爲了會中一小部份人給汪記漢奸拉攏，參加者不願和漢奸合作，一致拒絕出席，於是該會便在形式上墮於不可救藥的崩潰的境地！

秋天來了，氣候的和政治的暴風雨都向上海推進攻襲，教育協會中時常跳得很厲害的人如私立上海中學校長陳濟成輩都落進了人家的圈套，公開地當做漢奸，而私立上海女中校長吳志騫先生在報上刊登了否認爲漢奸的廣告，就給暴徒在翌天的早上，闖進他的辦公室，一陣手槍的亂放，立刻把他打死，教育協會自此土崩瓦解。雖然後來漢奸時常還利用她的名義，發表甚麼通告，然而大家已是確實地知道她是業已死去了而給人家利用的一個屍體而已，還有甚麼效力可以發生呢！

在這學期有許多著名學校變了節，可是只要他們的逆跡一暴露，全體學生便起來反抗，父兄便不約而同的禁止他們的子女到那些學校裏去念書，因此在本年春季和秋季開學的時候，有許多漢奸學校紛紛地關了門，國民的沒有條件的效忠於國家，是我們的最後勝利獲得的最根本的條件。

目前，最大的空前的行將摧毀上海全部教育事業的大風雨，又快要來了，漢奸們正在利用租界勢力日就脆弱的形勢，預備就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份或二月份來佔領和政府有關係的學校，並迫其他學校向偽組織登記。假如這個計劃給他們在下學期實現，上海的教育恐怕自此將成爲和抗戰有害的奴化教育。我們以最大的熱忱，期望教育部用着迅速確切的辦法，來援助他們，同時還請教部注意派駐在上海的幾位教育專員，爲了環境的更加困難，學校要找他們有什麼請示，是不可能的，他們要出來和各校接洽，或行使職權，這是難以辦理的，教育部必須顧慮到這點，而從速與以有力的救濟。

願我政府願我同胞，快快設法來搶救大難正在當頭的上海的無數學校無數教師和無數學生，不要使他們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悲慘地成爲敵人和漢奸的毒爪進攻中的奴隸。

其次，我要報告些關於上海出版界的壯烈慘痛的情形。

首遭敵人和漢奸慘酷摧殘的，當然是上海的新聞記者，因爲他們不但不願意當做亡國奴隸，而且積極的還在孤立無援的環境中，不顧一切的拿起他們的筆桿，繼續從事於對敵僞作口誅筆伐的工作。

自從我軍陣地西移以後，上海五百萬左右的民衆，一時茫茫地痛失了政府的指示和領導，而深深地感覺到無所適從，於是上海的不怕死的繼續擁護抗戰國策的報紙，便堅毅地負起了代政府向民衆宣達意旨的責任，這樣，無論敵人怎樣地造謠，總不會動搖上海民衆的信心，天天在報紙上所刊載的任何一個黑字，都蘊藏着鼓勵民衆和政府共同消滅敵人以

保全民族永久生存下去的力量。

這樣，上海報紙便自然地招致了不可逃避的壓迫，他們逐日在租界當局敵人和漢奸等三方面嚴重壓迫之下，度着高度緊張的生活。

關於上海租界當局所加於報紙的壓迫是這樣的，當着國軍剛從上海撤退的第二天，公共租界工部局就立刻以最嚴厲的態度通知報紙通訊社和其他刊物向工部局登記，稍遲就不准在界內出版，同時也嚴密的規定許多可以得罪倭寇的字句，如「敵，僑，倭寇，漢奸，壯漢，暴徒……」等絕對不准使用，政治上的宣言和其他文告等等，不得到工部局的特准，也不能發表，違者處以無須經過法院判決的臨時或永久停刊等等處分。爲着微小的問題，我們差不多時常往工部局警務處刑事科恭聆警官們的訓話，而中美華美大美等報，還不時受到停刊幾星期的處分，自經本年八一三滬戰紀念日前幾天起，工部局對於報紙的檢查突然加嚴，每天晚上對於一家報館，警務處都派了一個西警和一個華人譯員，大模大樣地走進編輯部，把所有新聞縝密地加以檢查，蔣委員長在今年所發表的八一三滬戰紀念文字，就被他們非法地檢去，但同時，他們對於敵人所辦的新申報和汪記漢奸所辦的中華日報，絕對取袖手旁觀的不干涉態度，一任他們對於我們的國格，常常予以人類所不能容忍的侮辱。

公共租界工部局對於雜誌等定期刊物和書籍等的取締，也非常嚴厲，精神總動員綱領之在印刷所查獲，被認爲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情。今年七八月間，上海世界書局也給工部局

抄去了大批認爲不穩當的書籍。雖然這樣，上海的本着嚴正忠實態度的刊物，像已經停刊的譯報，和也許目前仍在發行的上海周報，依然還在荊棘中開花結果，以至於長成了。

上海法租界的取締出版物，尤爲嚴厲，除了一家大美晚報外，其他任何報紙是絕對不准在法租界發行的，只要稍爲有一些不滿於法租界或法租界當局認爲不滿的記載，報紙或任何刊物便不准在法租界發售，有一處學校爲了把小國旗售給學生，便下令罰校長停職，學校停止上課。還有一個學校，當給偵探們看見了公布在布告欄上的經募寒衣捐收條，而向他們的上司報告時，竟無辜地受着永久不准開學的無理的處分！

敵人方面的壓迫，當然比工部局更曲折更複雜更殘酷。最初他們在哈同大樓，設立新聞檢查處，要利用這個卑劣工具，來統制我們的剩在孤島租界內的報紙，可是結果爲了界內報紙不論新舊大小，都在上海淪陷的最初十個月之內，紛紛完成了向英或美註冊的手續，跳出了敵人的新聞檢查圈套，使這個新聞檢查處到今天還是等於虛設。敵人於是老羞成怒了，先把一個意識本來不大正確的小報記者蔡某，誘到虹口的魔窟，把他的頭一刀砍下，拋在法租界的一條冷靜的馬路上，以爲恐怖的開始，隨後他又向文匯報大美晚報華美晚報拋炸彈，不夠，他們還把血淋淋剛才割下的人臂，裝置在他們盒內附着子彈，送給幾家報館的記者，他們滿以爲一口氣可把中國的文化工作者嚇住了。然而事實却和他們的夢想恰巧相反，中國的報人這時爲了敵人的各種壓迫，而生出了不可抵禦的更大的力量，民衆也愛了他們在文字上所顯示的力量而大家爭先恐後的購閱不畏強暴壓迫的報紙，

循環的把這報紙的力量出乎敵人意料之外的更加倍地增高起來。

敵人的最毒辣的手段的一種，便是從去年夏季起，把摧殘上海新聞界的責任，完全全的交給無恥的汪記漢奸去担任，他們知道漢奸對於殘害中國新聞記者和中國人的方法，比他們還要清楚嚴密，他們也相信漢奸的摧殘任何方面的同胞，比他們還要酷毒，這許多敵人的估計，都是正確的，因為漢奸們自從接受了這種敵人所給與的新任務，不久便對上海新聞記者加以無情的慘酷的屠殺！

首先，漢奸把警告信普遍地送給上海的新聞記者，要求他們響應漢奸們的無恥的投降式的和平運動，否則他們便要格殺勿論。於是大美晚報的附刊編者朱惺公先生代表着上海的新聞界，在去秋的一個傍晚給漢奸們用手槍當場殺死。中美日報的編者夏仁麟先生也被綁去，百般地強迫他入夥。今年夏初六月間把一個通訊社的負責人邵虛白先生刺死。七月二日起，偽政府更公布了二批偽通緝令，被「通緝者」八十七大中共有新聞記者四十七人。於是列名在偽令的大美晚報記者張似旭先生於七月十九日傍晚，被漢奸殺死；新聞報記者倪灝深先生於八月初被綁；我則在八月十七日下午被漢奸狙擊，彈入頸，微天之幸，未致送命；八月十九日晨大美晚報的一個青年記者程振章先生復被漢奸以手槍亂轟，身受重傷不淪而死。凡此種種，都足以證明汪記漢奸們，何等毒辣殘酷呵！

然而天地間的靈氣間，到今，從沒有一次會給「殺」的威力所征服所屈伏的。也只有專制時代的魔王，民國初期的軍閥和現今的敵人漢奸，代表着人類中最下流的人類，愚不

可及的妄想要把殺殺之聲，來鎊壓正氣，消滅正氣。不信，請看在三年多敵偽勢力緊緊壓迫下的上海，經過了不知多少文化工作者和其他各界愛國志士的流血犧牲，到現在無論在社會上海中的那一層，都有許多人埋着頭從事於抗戰的工作，即使環境一旦變得更壞更險惡，他們一定會隨着變更戰略，以適於新環境的戰鬪。

恕我不能把更多的材料具體的寫出來了，我們要顧全到上海現在還有不知多少的民衆，冒險在這世界上小小的一個黑點上，爲祖國奮力工作哩！

帝國的黃昏

韓北屏

十一月十五日，日寇在廣東省屬的龍門港登陸，他又來造成華南第二次的擾亂。這件事在遙遠的後方聽來，也許會有一點震動；可是，在首當其衝的粵桂兩省，倒反而沒有什麼駭怪。因為我們等待日寇的侵犯，已等待二年多了，守戍在西南海岸線上的健兒們，真是有焦灼之感了。也正如行營主任白崇禧將軍所說：「我們就怕他不來，假如來了正好給他一個全部殲滅。」所以，這次敵寇登陸事件傳來以後，大家並沒有什麼波動。因為早就有了準備，實在不用手忙腳亂的忙碌了。

現在，我把敵人在預防登陸後的廣西動態，報告如下：

如像從表面看來，當局並無什麼明朗的對外表示，甚至可以說是冷淡的。可是，實際上並非如此。因為敵寇在海防登陸之後，不僅在軍事上是取得幾個城市而已，而在政治上的作用，實在極其巨大。第一，敵人對內藉此宣傳勝利快要到來，企圖掩飾他的失敗；第二，呼應汪精衛的「和平」主張；第三，妄想切斷中國國際路線，脅迫中國接受屈辱的和平；第四，藉此威脅英，美，法等國，作為反英，反美今後談判的討價還價的先聲。因此這次事件，已引起國內外人士的注意，而西南當局是更加縝密的注意。雖說表面上沒有什麼表示，實則是非常關懷的。從報紙上看到我們最高的軍事長官，已親赴前方指揮；廣

西省當局，如省主席黃旭初、綏署政治部主任程思遠等，及其他有關的軍政領袖，也多齊集南路，籌劃應付事宜，軍事方面的調動當然也很頻繁。

至於其他的部署呢？

廣西省動員委員會聽說籌備成立，而由綏署政治部號召之保衛大西南的運動，正如火如荼的在展開。由黨政軍會同組織的戰地工作督導團，也宣告成立，即將出發工作，省參議會也通電全省，發動民衆保鄉衛國，桂林市保衛大西南運動的宣傳週，已在二十五日開始舉行。

當然不能說民間毫無感覺，敵人在大門口放了火，他們還會不聲不響。可是，事實上也真出你意料之外，自從敵人在龍門港上陸以後，一直到敵人竄到南寧外圍，這裏居民是並不驚慌忙亂的，大家表演得很鎮靜。問問他們什麼原因呢？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信念：日本鬼絕不會打得進來，我們自有辦法。

因爲有這末一個信念，所以戲院照常與旺，馬路照常擁擠，晚上的市面仍舊輝煌，可是白天却相當蕭條，人們爲了躲避警報，都出城藏到岩洞去了。桂林有一天曾發過三次警報，所以居民皆存有戒心了。

在壁報下面，經常擁有一大羣讀者，每一個街頭演講的旗幟下面，也保有百人以上的人聽衆。早晨報館門口，也會發現有等報看的讀者。

另外，有一個可喜的現象，就是有很多民衆，因了政府的號召，皆興起救工作的意

越，民衆們自己想找工作做了，常常他們會問：「我要做些什麼呢？可是因爲時間的關係，對於這些想做工作者的慾望，尙未能滿足。聽說，最近有人建議，依照戶口的調查，把那些有閒有力的人統計出來，再依照這些人的能力，志趣；加以劃分與組織，然後使用。這樣不僅增強了抗戰力量，且使想爲國家出點力的人皆有出力的機會，而某些企圖規避工作的人物，也無從規避。假使這個建議被接受的話，其驚人的力量我想立時可以發揮。

對敵寇登陸事件反應最快，最敏銳者，大概要算廣西境內的政治工作者了。

首先，由綏署政治部發動「保衛大西南」的運動。這一號召得到無數機關社團的響應之後，立刻便成立了「保衛大西南工作委員會」。團結在工作委員會之下的，是所有在桂的官署與民間的各種團體。而由這組織所策動的工作，也頗有計劃。

停留在桂林的各救亡團體，是利用一切宣傳方式，作保衛大西南的鼓吹掀動。有巨大觸目的壁報，有固定的街頭演講，有流動的街頭電影的放映，電影院中有時事報告與演說，晚上也有名人在指定的地點作公開演說，報紙也連續刊出「保衛大西南」的特刊……還有較爲專門的組織，更特別在他的本位上有了貢獻。

傷兵之友社是名符其實的傷兵之友，他看到南路戰爭的已經展開，對於受傷將士的輸送問題，醫藥問題等等，都需要加以解決，於是急電桂南接近戰區的幾縣縣黨部，請他們趕快組織傷兵之友分社，迅速的辦理傷兵的一切事務。這是最切實的一件工作。

三民主義青年團廣西支團，在事件發生之後，召開過工作談話會，好像他們的第一件工作是號召青年回鄉工作；第二件是辦理戰區沿線的招待，嚮導等事項。現在，第二件工作正在開始，而第二件工作已轉令各縣三民主義青年團辦理。

至於出發到前方工作的，如綏署政治部的政治大隊，青年會的軍人服務部……都出發好幾日了。

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在會員的要求，與會外人士的企望之下，大概也將有組織筆部隊的可能。

在街頭，我曾見到一張標語：

「再來一次比湘北更大的殲滅！」

在電影院的幻燈廣告上，我也看到一張這樣的雄豪的標語：

「殲敵於十萬大山！」

這不算是誇大。如今南甯外圍的戰爭，還未有激烈的場面，而且據新聞記載，深入甯江兩岸的，只是一個混成旅團的先頭騎兵。那末等待更大的殲滅罷。一面由正面用大軍直逼過去，兩側再用游動的隊伍加以剿擊，後面關上十萬大山的大門，敵人的慘敗絕不會遜於湘北與隨棗。

等待着罷！最後勝利即將於南路的烽煙中緩緩降臨，南國之冬的戰鬥，出現了接着日本「帝國的黃昏」之後，是無邊的黑暗。等待着罷！

良民證

高鳴球

揚州扼運河入江的交點，爲長江北岸唯一的繁華區，如淮鹽集散的市場，所以古人有「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以及「烟花三月下揚州」之句。可是揚州現已淪陷於鐵蹄之下，居民大多數逃避到鄉鄰去，寥落蕭條，真是變爲非常荒蕪了。縣城失陷後，我們即從事抗戰工作，組織民衆參加游擊隊與鬼子們拚，今春化裝坐民船由鎮江到南京去了一次，現在把實際經過情形略寫如後，以饜讀者。

在曉風拂拂，日光黯淡中，我從五圩港上了揚子江的民船。縣關下游擊區向敵巢進發，這時候同船的人心中總有點擔憂，因爲長江中敵船不時地游巡，每隻，恐怕遇到鬼子來蹂躪。真是果然不出所料，這船向上游開未多遠，下游來了轟轟拍拍地汽艇聲振動了每個人的心扉，很快地敵人的汽艇已追上來，拍的一槍向我們船上射來，有個鬼子站在汽艇樓上拿着喇叭筒子叫，雖然聽不懂他鬼叫什麼？無非是叫我們的船開過去給他檢查的意思，船夫即轉船頭靠近了敵艇，跳上來三個猙獰兇惡的鬼子，如狼似虎低強迫每個人將所着的衣服解開，連褲子都要脫下檢查，動作慢點兒即是幾個耳光，打得人莫明其妙。我蹲在船頭也沒有辦法，祇得忍辱地預先將扭扭兒解開，總算好僅把衣袋查了一下。最痛心的見同船有兩位女同胞，一個穿時裝的約有三十歲光景的青年，一個是舊式的約模四十歲左

右的好像是主僕的樣兒，嚇得面如土色由艙內出來，眼見獸性勃發，嘻皮笑臉地調戲女同胞。這時同船的乘客人人都恨不得把這鬼子擲到河裏去。但是，處於淫威之下，只得敢怒而不敢言。那知還不算數，鬼子亦要她們脫開衣服，打了幾個耳光還要強迫將褲子脫下，全船的人個個義憤填膺，但是手無寸鐵，在敵人淫威之下，也無可奈何！大家只得回頭他望，給他檢查了一點多鐘才走開。浩浩乎長江，古稱天塹，現在給敵狄衝進兵艦行來駛去封鎖着，但是那許多乘風破浪的民船，我們英勇的游擊健兒仍然可以擊楫渡江，兩岸蘆葦蕭蕭，是我們游擊隊天然的幕帳，遇到敵人孤單的汽艇，可以從蘆葦中划出來幹一下，沿江埋藏了無數的游擊戰士預備截擊鬼子們登陸。遙見青山雄峙於江中的即是龜山頭和關山，原是我们的要塞，直對北岸的地方是三江營，位於三江之口形勢險要，清代曾設駐砲兵於此，民國以遠久已撤廢，是一小鄉鎮，也於前年秋季被敵機炸成焦土，現在新屋櫛比，又恢復舊觀了，足證我們老百姓建設力之不弱，下午兩時船抵鎮江縣屬的丹徒。

丹徒也被炸得一塌糊塗，除了幾家吃食店簡直沒有市面，有「自治會」，只十幾個鬼子駐防，並在江口征收貨物捐，敲剝我們老百姓，有敵人華中公共汽車開到鎮江，十幾里路票值三角錢，售票員係一摩登女子，開車的亦是我們中國人，有七八名鬼子護車，機關槍長短槍俱全，汽車上坡玻璃有兩個破洞，問問同車的人原來是被我們游擊隊的槍打破，敵人非常害怕，車子開到皮城就止了。在途中鬼子看見山裏有野雉，想吃野雉肉，馬上就把車子停下，裝起描準的姿勢用槍打去，打了好幾次，一根雉毛也沒有弄到，誰說敵人槍法

好？原來就這樣的高明，不一會江蘇省會雄偉的鐵甕城遙遙在望，汽車直達城內，免掉一次進城檢查的麻煩。

城內景物都非，冷落蕭條，滿目是戰餘的焦牆瓦屑，中山路一帶雖然比較好些，但都是十室九空，市面繁榮的還是西門大街一段，商人臨時簡單的架了市房營業，生意尚不差，但是真實大店是沒有。中華路炸得一乾二淨，東西場街日新街一帶都成了瓦礫堆了，四鄉游擊隊甚為活躍，時聞槍聲。進出城敵人檢查甚嚴，憲兵和偽警在馬路上巡邏搜查行人，怕游擊隊混進城，由此可見敵人驚慌之狀。鎮江偽縣長郭逆志誠係本城大照電燈公司老闆。他做偽縣長的心意，以為可以保持他的私產，乃為虎作倀獻媚敵人，詎料敵人近來經濟恐慌，不顧信義將郭逆八十多萬資本的大照電燈公司全部沒收，並有一次將郭逆住宅包圍搜索，夫婦二人拘禁到憲兵司令部。郭逆現在哭笑不得，言論行動不能自由，這是做漢奸所得的酬報，聲敗名裂，傾家蕩產，還不知他的腦袋怎樣下場。

乘火車須有敵人的通行證，次日我到偽署去領通行證，手續麻煩得很：先填申請書附黏相片，還要化幾毛錢掣取一張許可證，越日憑許可證再去領通行證。那時領通行證的都擠不上，化幾毛錢偽警可以代領。偽縣署即設在我們原來省政府內，大廳上各民衆團體領揚前省主席陳果夫先生德政的幾塊匾額還高懸於上，不知郭逆舉首觀之作何感想？

江邊上一片荒涼，那些輪船公司一家也沒有了，金焦二山愁容黯淡，沉寂寂地仍舊聳峙着，像戰前那許多的遊人一個也不見，久別的故遊之地，伯光公園門前貼着一張「奉縣

暑假停開放心的通告，不得其門而入，無從瞻仰趙烈士的遺像。

跑到鎮江車站，乘車的人蜂蟻集，站上鐵索攔着，僅容一人可進，僞警和憲兵攔着檢查，東西越多越糟糕，一擁擠即用木棍亂打，有的頭都被打破，就這樣的凌虐我們同胞。同車有幾個工人，據說他們因為兩年來抗戰，失業在鄉間無以生活，不得不仍然跑到南京上海去做工，幫助敵人賺錢製成槍砲子彈來打我們，這是多麼痛心危險的事！

我好容易上了車，此是抗戰來第一次坐火車，人是擁擠不堪，車子根本就不分二等三等，我們游擊隊時常破壞軌道，敵人沒有辦法在車上貼了許多圖畫標語，叫人看見軌道破壞時去報告有錢賞，我們愛國同胞誰愛他的金錢收買？單調的汽笛長鳴一聲離開了鎮江，沿途老百姓很鎮靜地在田中工作努力生產，經過下蜀，高資，到了龍潭，一面濱近長江一面高山，是當年我們革命軍殲滅軍閥聯軍的戰場，保有南京奠定了黨國的基礎，那兒是我們先烈將士神靈憑依之所，同時也是將來埋葬倭奴的墳墓收復南京的據點，京滬路線的南北我們佈滿了新四軍和游擊隊，敵人僅據了幾個點與線，全在我們手中控制着。不一會過了棲霞山，遠遠看見高大雄偉的城垣龍蟠着，那就是我們神聖的首都，車抵下關又一個個依次受敵人檢查，稍亂即遭鞭撻，整個下關祇有月台車站完好如故，餘均成爲邱墟，我已不識其面目莫知東西了，但舉頭仍然看到紫金山上的總理陵墓，令人肅然起敬！

乘汽車進城。行到中山門外，車子停下，集了許多人和車輛在那兒，原來又是鬼子檢查，不脫帽的把你帽子丟掉，不行禮的就將你頭揪到底，還有被打的頭破血流，或者罰跪一

在地上，有時在人身上各部按摩，問這是什麼？那是什麼？高興怎樣凌辱就怎樣凌辱，弄得人莫明其妙。如果發現了有所需要的東西，嘴裏便說「新交新交」，就拿去，與強盜一樣。進出城，往往等候一兩個鐘點，全市房屋已十分之九以上，一片焦土，景象慘然，馬路上人跡稀少，到了晚間冷森森地連鬼影子影兒也不見，比較市面好的地方，只有昇州路水西門一帶，有些未燬的高樓大屋，被敵人佔據開設洋行，商店，傾銷日貨，土膏店的招牌觸目皆是，許多小學已恢復起來，每個學校的兒童並不多，總是死氣沉沉的，教室內掛着我國先師孔子的遺像，太陽旗和五色旗交叉着，還貼有傀儡政府的政綱，奴化我們兒童，僞市長，僞綏靖督辦高冠吾，任援道等一班新貴漢奸的佈告，貼得烏烟瘴氣，實行「以華制華」的政策，吸引我們知識青年，也辦什麼訓練班和青年團，據說武漢失陷後，有的青年在內地沒有辦法的跑回南京去了。

中華門城牆上有許多大砲的創痕，可見敵人進攻南京時的砲火之烈了，水西門外莫愁路上貨攤雲集，因民衆怕進城，所以生意比城內發達，敵人也只怕我們的游擊隊，所以防範檢查頗嚴，白天總在馬路上「抄把子」。「漢西門蔽塞不通，石頭城上藁莽荒穢，清涼山雨花台均依舊雄峙，真是一國破山河在，城草草木深」的情景，城內我們同胞處於水火之中，住家要領安居證，行路要有通行證，偽組織什麼捐稅都有，飽嘗「亡國奴」的滋味，日夜求抗戰的勝利。見到包貨物的上海報紙均祕密閱覽，鬼子們思家心切，和我們老百姓說「你們亡國，我們亡家」的話，敵人的軍心渙散於此可知。

蘇北商人抱着大無畏的精神，往南京收買銅鉛錫，一批一批地運到青天白日旗下的蘇北泰縣，久之敵人知覺查禁，這次有兩隻船從水西門開經下關被檢查船舶的偽機關扣留，並未有銅鐵，僅裝些大蘇和白鐵皮，大鼓竹槓未遂，乃謂係供給中央軍用的，將商人和船夫綁到憲兵司令部，嚴刑拷打，被打得體無完膚，一個姓汪的頭頂被打個洞，每天僅給兩個飯團，經過一星期移到偽警察署，用了三百餘元才交保出險，姓汪的回來頭已潰爛不堪，消瘦的面孔如黃紙，呻吟於病榻，原來他們約我乘他的貨船，我因為民船太慢，仍由來時路線投到故鄉的懷抱，若坐他們的船，我亦不免於難，尤其是青年的我，危險更不堪設想了。

敵寇暴行錄

巴 令

中日戰事爆發後，不二月，駐在金山嘴海岸之日軍，得「漢奸」之嚮導，於大霧中登陸，滬地國軍，乃不得不開始西移，於是沿海各地，宣告淪陷。我東南數省之黃子黃孫，遂開始忍受鐵騎之踐踏，而遍嘗此淪陷後之黑暗生涯矣。

當日軍登陸時，鄉民見之，莫不驚惶失措，而尤以年輕婦女爲最。蓋登陸日軍，在各鎮駐紮後，卽三五成羣，巡邏鄉間，找尋花姑娘。（日本稱中國年輕婦女，爲花姑娘。）見婦女則姦而污之，見鴉則擄而食之，吾女同胞之受辱者，不知凡幾，貞節者亦因而自盡焉。

聞滬閩路顯橋鎮附近某婦人，於日軍巡邏將至時，因一時不及躲避，爲日軍所污，並逼令其夫在旁觀看。嗚呼！是可忍，則孰不可忍：宜乎國人之恨如切齒也。

是故鄉人一見日軍蹤跡，則奔走而相告曰：「狼來了！跑呀！」「日本兵來了，跑呀！」日本兵來了！跑呀！」於是老弱者挺而守家，年輕者飽食出走，至日暮始敢回來。個中滋味，作者亦屢嘗之矣。若遇天雨，則留走兩難，猶豫不決，其痛苦誠難於形容矣。當淞滬初陷時，相傳北站一高樓中，拘禁吾國婦女若干，褫其衣，編號爲序，恣日兵蹂躪，因粥少僧多，兵在室外作雁行待，依次進退，退稍遲者，竟擊火油箱促之，誠人間

之慘事也。

「六十年風水輪流轉，瓦塊也有翻身日。」這話在這次偉大的戰爭中，倒是很恰當的。在日軍登陸，東南各省相繼淪陷後，富有之家，和地方上向來担任事情的人，早已走避一空，各奔理想中的「桃源之處」了。所剩下的，不是一般無力逃難的中下階級，和小商人，便是向來爲人所不齒的地痞流氓，和畢三之輩。他們便乘機活動，拿了「太陽旗」，和「爆竹」，「脅肩諂笑」的去歡迎日軍，「認賊作父」，爲敵人做「嚮導」，日軍本來是人地生疏，見有人出而接待，自屬求之不得。於是便命這批地痞流氓，組織所謂「地方維持會」，名義上是維持地方的秩序，實際上便是日軍軍需軍差的供應機關。

在那個時候，（約自民國二十六年冬，至二十八年秋。）鄉有鄉的「維持會」，鎮有鎮的「維持會」，縣有縣的「維持會」，總而言之，凡有日軍駐紮之處，都有維持會的出現，「維持會」真是風行一時，「維持會」竟代替了過去的地方行政機關，真是懿歎盛哉。

不過，在「維持會」中辦事的人，上至會長，下至工役，真是太不成話了。（存心維持地方秩序的，不能說是絕無，却是僅有。）原來這批地痞和流氓，一朝得意，便肆意橫行，若輩既無知識，更無品行，「一旦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狐假虎威，無所不用其極，凡以前結怨於會中人者，莫不乘機報復，以「抗敵」「游擊」之名，處之死地而後快。且橫征暴斂，假供應日軍之名，行肥己之實，房屋任其佔居，一切任其剝削，這般

「維持會」中的職員，本來都是家徒四壁之人，然會幾何時，居然面團團如富家翁，甚至擁有一妻而數妾者，嗚呼！如此這般的「維持會」，宜其壽命之僅曇花一現耳。

所謂「良民登記」，也是淪陷區中日軍統治下的「德政」之一，更是各地「維持會」成立後的第一件重要工作。他們不僅可以藉此取媚於日軍當局，同時，也因此而搜括了不少的民財。

這是民國二十六年冬天的事。「維持會」貼出佈告，說：要舉辦「良民登記」了。「良民登記」的步驟，第一先由維持會的辦事員，分赴各鎮各鄉，設立「良民登記處」，限期申請，申請者祇須填寫上姓名，性別，年歲，籍貫，住處，便由會方發給佩帶式的白竹布條一方，白布上照寫姓名，年歲，籍貫，等項，再加上一顆不倫不類的「××治安維持會」的長木戮圖章。這樣，「良民登記」的手續，便告完備，而「良民」的資格，也算取得了。每月不論人口多少，除孩童外，一律須申請登記，每一個申請登記的良民，須附繳手續費法幣貳角，那時白米每石僅十餘元，法幣貳角的代價，也不能算低。所以，被「維持會」中搜括去的錢財，也着實可觀。無怪那時在「維持會」中辦事的人，每日花天酒地，不知淪陷之恨了。

這種因「良民登記」而發出的白布條兒，便稱為「良民證」；淪陷區中的同胞們，無論出門家居，此證必須隨身佩帶。如遇日軍，則可以表示自己是一個安分守己的良民，而獲得生命的安全。反之，倘遇日軍巡邏而胸前不佩「良民證」者，即被認作「土匪」，

「歹人」，「游擊隊」，大有犧牲性命的危險。至少限度「拘禁」「敲打」，「審問」，是免不了的遇遭，我曾看見不少同胞，因遺失「良民證」，而遭到飛來橫禍，有的甚至因而犧牲在日軍刺刀之下，真是慘不忍睹，及今思之，猶深餘憤。

所以「良民證」不啻是淪陷區同胞的第二性命，大家都當作靈魂一般的珍視着。遺失了一些錢物，可以一嘆了之，遺失了「良民證」，那真是非常着急，非找到不可。找尋之不得，更非趕快設法向維持會中聲請補給不可。所以，當時有一句口頭禪說：「你靈魂帶着嗎？靈魂便是「良民證」。靈魂帶着嗎？便是「良民證」是否帶在身邊的意思。」「良民證」的被人重視，於此可見。

「維持會」中的經費，日軍是不會供給的。然而，會中人竟然待遇優越，每餐大魚大肉，儘量享受。據說：大半都靠「良民證」的手續費，無怪他們時常要玩那「重行登記」，「換發新證」等等的把戲呢？

「通譯」就是「翻譯」，在日本人口中，稱爲「支阿哥」。在淪陷區中，自從「治安維持會」相繼成立以後，於是「通譯」便成爲維持會中的紅客。在此時期，凡稍懂日語者，莫不趾高氣揚的，都來充任維持會中的「通譯」了。

不過，這些通譯們的出身，說來也是使人笑歪嘴巴的。有以前在虹口理髮店中做「掃清碼子」的，有在日本人家中，做「下大夫」的；最高尙一些的，至多在日本人店中充作「小夥計」罷了。至於真正留學日本，精通日語的，有誰肯來擔任這不三不四的偽組織中

叫「通譯」呢？

因此，凡在維持會中担任「通譯」之職者，便移花接木，大調其槍花，在日軍面前，則脅肩諂笑，搬弄是非；在同胞面前，則作威作福，盡壓迫欺侮之能事。如無辜同胞，不幸而被日軍拘禁，那便是做「通譯者」的絕妙機會了。若輩在被禁者的家屬面前，借孝敬日軍之名，濫施敲詐；幸而釋放。則歸功於己，更非送一筆厚禮不可。諸如此類之事，真是罄竹難書，在這種情形之下，凡爲「維持會」中之「通譯」者，無不腰纏累累，與過去之「掃清碼子」，「下大夫」，「小夥計」時代，真有天壤之別呢？而淪陷區中的同胞們，對於這般無惡不作的「通譯」，誰都不敢與之作對，咸抱「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更有一種「通譯」，往往無中生有，把小事化作大事，凡屬小康之家，而有良田數十畝者，則誣之爲通匪，爲「游擊隊」，於是便將其拘來，禁押於日軍憲兵隊中。吊打，敲踢，極人間之慘事。爲家屬者，自不得不不求之於「通譯」，請爲設法，於是費了許多錢財，終算帶了一個半傷而形同殘廢的身體回來，他們雖然明知是「通譯」們玩的花頭，但怎敢在背後發一句牢騷，說半聲壞話呢？

唉！淪陷區中無惡不作的「通譯」，有時比真正的日軍，還要兇狠，我真不知道他們究竟自己還承認是一個中國人嗎？

活地獄

黃 晃

封鎖並不是奇蹟，但也等於老虎籠和嘴嚙水；在那些封鎖區域裏些小的事情，往往會比整個的表面上的封鎖，更會得令人沒齒不忘。四年之前的南市大封鎖，我雖沒有親自經歷過，但我知道得很詳細，一個朋友是住在文廟附近的，他差一點兒不能生於世上。

事情發生在老西門的中華路上，東方蒙脫卡羅中的一個單位西園門口，一個日本兵被人打死了。怎麼死的沒有人知道，除了擊射者和被狙的獸羣們。說兇手沿着中華路逃走，大隊的日本兵緊緊的追趕上去，僞警們也夾在裏面，但是他們已混身顫抖了。

大概是「兇手」沒有遭着逮捕，封鎖是一種暗示，意思告訴你「還得查兇手」，於是西城一圈就變成了人間地獄。

那時候文廟的情景已愧對於至聖先師了，荒蕪得令人可怕，只有一兩人看守着。我們的朋友和看守者是認識的，時常在偌大的空園裏散步談天，這天他可巧在內，等到聽見外面的喧噪聲，奔向大門，已有三四個日本兵衝進來了。

一個巴掌打在管門人的臉上，日本指指門，表示怒責他為什麼不關上。被打的已說不出話來，日本人也不多說，便把他帶走了；留下二個日本兵，一個監視着所有在文廟內的人，一個四處搜查了一番，旋即兩個都退了出去，却把大門反鎖了。

我的朋友就此被關在文廟裏，和他作伴的只有另外一個看守者，是一個老頭子，他們本來很熟悉，但沒有什麼話可以交談，眼睜睜地望着街上，像是囚牢裏的犯人，路上一個人也沒有，封鎖區是死了。

餓了一天，關了一天。第二天黎明，我的朋友站在魁星閣上，和他對面的家，通了一次話，於是他壯着胆子，得了老者的幫助，越過圍牆，一溜烟地穿過馬路，衝進自己的家裏。幸而沒有被日本兵發覺！

家裏的人口還算不多，但存糧却極少，熬燉粥湯，一天一天的渡去。

一天傍晚，他靠窗而立，正巧遇見文廟裏的老頭子也站着魁星閣上，他很奇怪老頭子還活着，因為知道那老頭子是從來沒有存糧的。街上沒有人，他們說話了，老頭子告訴他文廟的東西兩面，住着兩家親戚，西面的親戚很窮，東面的親戚便救濟他，但隔開了一座文廟，怎能傳達呢？職務便落在老頭子的身上，東面的人家從窗口裏把飯和餅捧進文廟，老頭子揀了便送到西面去，其中當然有一部份是老頭子的「薪水」，如此一來一往，也有好幾天了。

過了沒有幾天，我的朋友又站在窗口，果然遠遠看見老頭子的在東面等着，一會兒，一個麵粉袋飛進了文廟，老頭子拾起來就走。沒有五分鐘，却從東面的轉灣處飛奔來兩個日本兵，打開了文廟的門一直進去——事情壞了。

我的朋友不忍看，也不能不看，把窗帘拉上，由縫隙裏竭盡他的目光，遠遠地看見一

幕悲劇正在開演；日本兵已抓到老頭子了，老頭子手裏的一個麵粉袋還不會送掉，這是最顯明的證據。他們三個人回到文廟東面的牆下，雖然聽不見怒叱和哀求，可是老頭子跪下了，磕頭作揖的；立着的日本兵橫眉怒目，解下了身上的皮帶，一下一下的抽打，哭叫聲也聽不見，但就彷彿打在我朋友的心裏，耳朵嗡嗡作響；最後，日本兵拖着老頭子的膀子，好像要朝外走，老頭子却站不起來了，像是一具屍首，任憑野狗的拖啣，日本人發怒了，重新將他往後一摔，老頭子口裏噴出來紅紅的顏色。

悲劇到底終止在此地，老頭子被兩個獸性者抬到門口，我的朋友再也忍不住了，拍的一聲推開了窗子，日本兵非常機警地注意到他，腰間的手槍逼使我的朋友關上了窗子。

老頭子並不會帶去，而這件事也沒有使我朋友感到氣餒，他把他僅有的米，不顧一切地送給老頭子，讓他苟延了一條半死的老命。

糧斷了，朋友等待着死，可是封鎖開放了。

在這種空前未有的大規模封鎖事件裏，沒有吃和挨打又算得什麼一回事？上海有多少在這種情形下餓死的人，可貴的是他們兩人沒有打死和餓死，永遠留着一樁痛苦的創痕。聽到受過創傷仍能活着的人的講述，比我們站在死者的墓碑之前而哀悼，跳躍的心和沉靜的心，就是我們感動的不同程度。

*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

封鎖線上的冒險家

著者 聚仁等

發行 正始出版社

經售

五洲書報社
勵力出版社
中國國際書報社
中國圖書公司

民國卅四年十二月初版

每冊實價壹百伍拾元

1000

300 1.02

172321

